

台灣名家散文丛书

(第一辑)

石竹花的 沉思

张秀亚著



群众出版社

I267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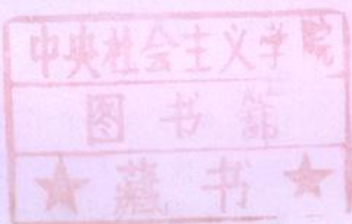
90630

常君实 主编

石竹花的沉思

台湾名家散文丛书（第一辑）

张秀亚著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周建行

台湾名家散文丛书

石竹花的沉思

张秀亚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02 千字 插页 2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296-0/I·474 定价:6.40 元

印数:0001 6000 册

“我喜爱麦田和平原，
我喜爱遥远的山丘，
每当我和姊姊们一起摘花，
我自觉幸福得几乎无法呼吸。”

“我喜欢折些细草，
矢车菊和一些小花朵，
我喜欢紫罗兰的阵阵清香，
尤其是石竹花那怡人的香息。”

“我喜爱小白菊，
喜爱星期天的散步，
喜爱枝头唱歌的鸟儿，
和高空美妙的亮蓝天色。”

——摘自法国圣女德瑞莎的诗篇

目 录

前 记	(1)
-----------	-----

散文的石竹花

石竹花的沉思	(4)
钟楼·河水·葡萄藤	(6)
母亲·瓷饭碗·雏鸟们	(8)
放假的小小布告牌	(10)
白杨树·蛇皮	(12)
榆树—青钱	(14)
草地·小羊·牧者	(15)
苦蓬草	(16)
小屋·狗	(17)
春天·孩童	(18)
虫鸣	(19)
小草	(20)
记得	(22)
日记	(24)
访	(25)
灯下	(26)
夜与光	(29)
冷茶	(31)
门与手	(33)

湖	(34)
藤椅与凤尾棕	(36)
在康乃馨的芬芳里	(38)
文艺小简	(42)

文学艺术的回廊

师法造化的诗人文士	(46)
诗与画	(65)
古老的壁画	(68)
以线条与色彩写作的诗人	(73)
水仙花的爱者	(77)
白屋诗人	(81)
艺术家中的隐士——卢奥	(87)
以“微小”解释“伟大”的女诗人	(92)
爱国的歌手	(99)
白色之爱	(105)
画家中的剧作家	(111)
雪渔图	(115)
画家中的梦幻家	(119)
古朴的广告画	(123)

窗前读写小记

大地上清晰的足迹	(127)
心灵画页	(131)
稿纸中的丰富世界	(134)
吴尔芙夫人的散文杰作	(138)

附录——

以文字作水墨画的艺术家 封德屏(155)

崇高的平凡美 小民(163)

前 记

记得童年时，早上起来，常常看到旧宅中街边砖砌的花坛上，摇曳着一盆石竹花。在回忆中，这花朵总是伴着淡蓝的晨风，耀目的清晨阳光，摆在院角树荫下的早餐桌，以及那蓝瓷小盘、闪亮汤匙的脆响，和家人的笑语。

每次想起了石竹花，那带锯齿的花片，常使我想到一双灵巧而又辛劳的手，在当年早晨的庭院中，创造了美同喜悦，而那绛紫的花色，更代表着宁静与思维，有时，在心灵的空寂中，似看到那一缕墟烟似的紫色，幻化为音乐演奏台前沉沉的丝绒帷幔，华贵而又美丽，代表着幕启前心理上的欢欣与期待，幕落后的静谧与回想，在那诱人的沉寂中，似有神秘的乐曲在鼓翼、回旋……。

最近，在多年的睽隔之后，我又看到了这童年的小花——只是一朵，自一个读考古系的女孩的信中落了出来，还附有一张笺纸：

“请看看，是不是你忆念中的花朵？”这次，她并未考古，而却引着我心灵的小舟，在时光之流中，作了一次溯洄。

我将那花放在书页上，摘下来大约有半日了，依然新

鲜，这朵在信封中压得微扁的石竹花，使我看到童年时光的重现，使我想起丁尼生的那首“小则出乎微隙，大则胜乎天宇”的可爱小诗。

一朵小小的石竹花，给我的启示，却是无限的深远……。它那恬静的神态，正如一位哲人陷入幽思。

它将永远夹放在我心灵的册页中。

为了纪念我和它之间由岁月装饰得更美的感情，我就以那几个字作为我一本新的文集的名字：

“石竹花的沉思。”

张秀亚 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

散文的石竹花

石竹花的沉思

清晨的阳光照在石阶上。

阶前的栀子树正在洗濯着一头的绿叶，满树压枝的繁花搅起了牛奶般的泡沫。石竹穿着镶花边的、古典式的衣裙，它诗意的将头上的日光想像成一盏古铜灯，在那欲流的灯晕里，石竹花开始了它的冥想与沉思。

阳光在流转，

时间在飞翔，

女主人在小园的另一端散步，

只有石竹花低着头，一动也不动，深陷在它自己编织的思维网里。

活泼的蓝色晨风吹来了，掀起石竹花的下颏：

“你在想什么呢，小小的可爱的石竹花？”

“我在想……我在想生命的意义。”石竹花摇曳了一下，挣脱了晨风微凉的手掌。

“至少在我看来，你的生命已是充满了朝气、清新与美，你不必再去苦思了。”

石竹花谦逊的答道：“如果真是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就

满足了”。她说着频频的摇头，发出了一丝苦笑，面颊的颜色好像更深了一些。

“我记得在法国女诗人罗蕾伊夫人的诗里，你已经和我一起被她赞美过了，不是吗？她曾用‘宛如一股绮风，在两行石竹中穿过’的句子，来代表新鲜与美。”

“我早就知道这句诗，我也背得出来呢，不过她这句诗的重点是你，而不是我呵！”石竹花说着，头也没有抬。

女主人自小径那边散步回来了，她听见晨风在石竹丛里的微语。晨风发现女主人走来，就飘掠而去，只留下沙沙的微响，石竹花的头却垂得更低了。

女主人伸出手来，预备将那朵绚烂如紫色丝绒的小花摘下来，插在瓶中，伴她读书，但看到它葳蕤垂垂、低眉敛目的样子，她忍不住笑了，那正像她写诗时的神情呢，她喃喃的自语：“我的石竹花在沉思呢。”说着，她走回屋中去了。

太阳升得更高，一地是日影金色的河流，石竹花在沉思中发出了格外浓郁的芳馨，那香息薰蒸着蓝空与绿色的地面，使人在呼吸时感到了无限的舒快，而那香气，更像亲人的叮咛一般，热切的萦回于人们的心上——这就是它生命的意义了，但石竹花自己并不知道。

小小的石竹花仍在窗前、回廊外默想、沉思，……天已近午，阳光灿烂，石竹花的香息也更为浓烈了。

钟楼·河水·葡萄藤

那座教堂的钟楼是哥特式的吧，像一根辉耀的彩烛，插入天空。

还记得钟楼下面是那小学的运动场，青草在上面燃烧着绿色的、清凉的火焰。

绕着运动场的矮矮的砖墙，是一条曲曲的水沟，自附近那家染坊，每天流出浅蓝色的水，带着蓝靛的刺激的味道，袭进跳跃在场中的孩子们的鼻孔。

不远处，是那日日眨着眼睛的河水，晚上，呈暗蓝色，清晨，却是银亮的，而当河中的鱼儿，将更亮的鳞片闪光借给河面的时候，水波就更格外的灿烂了。

呵，那座临河而建的教会小学，留给我多少芳香的儿时的回忆！那小河，时时闪现于我半睡半醒时。

还有那小而窄的玲珑的校园里，种植的葡萄，那是校长——那位修女姆姆自己辛苦栽植的，当葡萄还未结实，青绿的叶子间，吐绕出翠色藤蔓时，同班那个黧色圆面孔，大眼睛的女孩子——校长修女的外甥女儿，常是牵了我的手，到葡萄架下面，她教唆着身量较高的我去揪一些她阿姨那些

葡萄的藤蔓，然后，两个人就坐在园中长青苔的大石上，像小羊似的咀嚼起来。当葡萄架的密叶缝隙里，闪出修女颈际那乌亮的念珠光彩，寂静中响起那唸珠响亮的相击声时，我们忐忑的站了起来，呵，她那蓝色道衣袖中露出的白手，是执着一根细细的教鞭的！我们只听到她在说：

“想不到班上用功的小女孩，竟然也会来扯断这些葡萄藤！”

我只记得忸怩的摇着一头短短的黑发，吐出了犹未嚼烂的葡萄藤，唇边还带着浅绿的汁液吧，而口中那股说不清楚的味道，在校长姆姆严肃而又和善的目光下，似乎是变得那么涩苦，耳边那响亮的念珠相击声，也似乎在绞拧着我那纤弱的神经……，至今依然。

母亲·瓷饭碗·雏鸟们

怎能会忘记那个黄昏呢，正是暮春和初夏衔接的季节，空气中有股暖洋洋的味道，混含着栀子花懒洋洋的气息。

孩子们都跑出去玩耍了，在炉前忙着的母亲，犹听得见孩子们响亮、悦耳的欢呼，一声声的自厨房那爬满了藤花枝叶的黝暗小窗口传来，那声音使她炊烧得更有兴致，阵阵的菜香也自那同一个小窗口飘到外面，被晚风携带到孩子们跳跃其中的，生长着苜蓿的村前广场里。

饭也熟了，孩子们还未回来，贪着做“苹果打点”游戏的小顽皮们，大概也忘了饥饿了。

聪明而有耐心的母亲，解下她镶着花边的白围裙，拿起孩子们最喜爱的花瓷饭碗，同银亮的不锈钢汤匙，走到门外的青石阶，站在那飞着茸茸叶片的田青树下面。

她用小匙轻叩着瓷碗的边沿，一阵清脆悦耳的音乐似的声响，断续的发了出来，回旋在微凉的晚风里。

孩子们一个、两个、三个，像雏鸟似的飞回来了，张开的臂膀像鸟翼似的将母亲围抱起来。

“孩子们，吃晚饭了！”母亲摸摸这个亲亲那个，她的雏

鸟是三只，它们回来“吃食了”，可爱的碗匙的清脆音乐，引来了可爱的鸟儿们的清歌！

“我的可爱的孩子们呵”！母亲望着那几个小身影向屋中的灯光跳跃着奔去，她用衣袖拭拭眼角，怎么竟是湿湿的？是汗水，还是甜蜜的泪水？

放假的小小布告牌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心灵，最快乐的时光，要算那些个早晨了——

起身很早的太阳，已经照上那逊清王府改建的女生宿舍的海棠树梢，我们端着面盆及漱口杯，匆匆掠过楼栏杆，呵，今天起身晚了十几分钟，第一堂的《希腊罗马文学》课要迟到了，艾克教授又要瞪大他那一双灰眼珠了，咦，已过了时间，上课的悠扬钟声却未听到，是敲钟工病了？忘了？

“呵呵……”轻快的步履伴着轻快的笑声，几个早起的勤快的同学，却抱着讲义夹自课室走回来了：

“知道吗？今天放假！”

“放假？你们不会骗人吧？”端着面盆的那懒惰的几个，掠着蓬松的头发，脸上写着的是半信半疑。

“不信吗？去看看！”

我们都跑到校门边的那宽敞的大院子里，阳光燃烧在那株老核桃树上，更显得朗丽，呵，可不是，在那弥漫着一层浅浅阴影的长廊里，绿色的布告栏内，一个白漆的玲珑的小牌已迎着朝阳、群树挂起来了，墨迹似还未干呢，上面那